

日本新天皇明仁

〔日本〕牛島秀彦 著
金高 可尚 译



南京出版社



5266 28 10

日本新天皇明仁

〔日本〕牛岛秀彦著
金高 可尚译



南京出版社

日本新天皇明仁

日文原著书名：皇太子明仁

《朝日新闻》社1987年12月出版

〔日本〕牛岛秀彦著

金高、可尚译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湖南路8号)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5.6千

1989年9月 第1版 1989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 7—80560—093—7/K·5 定价2.90元

责任编辑 张增泰 责任校对 徐润

出版说明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病逝，终年87岁。当天，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平成，成了日本第125代天皇。

裕仁在位长达63年，在世界帝王中是罕见的。相比之下，55岁才继位的明仁，不免略逊一筹。然而，明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日美关系十分突出的时期成长的。他受美国的影响颇深，又羡慕英国王室的许多做法，这就形成了他与先皇不尽相同的思想，有一些还是被皇室视为离经叛道的行为。当然，日本皇室仍将延续下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可能摆脱一些陈规陋俗的禁锢而有所变化。国际舆论对此颇为关注。

本书作者牛岛秀彦在“皇家禁区”及其周围全方位搜集材料，描述了明仁出生以来的经历和有关日本皇室、天皇制的情况，涉及不少日本当代历史性事件和人物，反映了宫内形形色色的习俗。书中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老天皇裕仁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牛岛秀彦1935年出生于中国青岛市，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后任日本东海女子大学教授、日本笔会会员，著有《另一个昭和史》、《只有两个人的战争》、《日本帝王学》等书。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中心皇太子 1

不接受记者采访——在夏威夷说的
“话”——皇太子的真心和行动——与
内部敌人的斗争——按自己的意志
办事的皇太子——保护爱妻的皇太
子——“我”的尊严和基督教——神
武子孙的婚娶——活着的神 身在人
间——面带笑容的皇太子和“御影”的
差别——神赐主义和主权在民——新
宪法有关天皇条款的矛盾

第二章 皇室特殊世界26

不接电话的天皇——直系、长系优先
的皇族——一夫一妻制的确立——置
身“国民”之外的天皇和皇族——“红
色官殿下”的沉默——时代改变了天
皇的职位——与平民结婚的先例

第三章 皇太子明仁诞生44

“为圣上纳妾”——任命光荣的 奶妈

——“确实看到了标志”——赐剑仪式
——从诞生到命名的空前庆祝——分居抚养和游戏伙伴——2.26事件叛军仇恨——日中战争中天皇裕仁的意图
——穿裙裤仪式和国家总动员法——特别幼儿园的游戏伙伴

第四章 少年皇太子的教育65

学习院初级班的准备——皇太子的同学——“没有同学”——皇太子在东班里的座位——打了皇太子一巴掌——三笠舰上的皇太子——国民学校的创立

第五章 经受战争磨难的皇太子79

开战——第8个誕生日——东京初遭空袭，皇太子躲进防空设施——到三里冢去，皇家第1号疏散令——沼津的疏散生活——别了，少尉军衔——谁也不来会面——为什么要采用特攻队战术——可能成为战犯的皇太子

第六章 面临存亡危机的天皇制97

接受波茨坦宣言带来的不安——最高权威麦克阿瑟——拥护天皇的基督教徒贺川丰彦——把日本变为基督教国

——起用基督教教友派信徒前田多
门——天皇制废除论和天皇雌蜂王论
——天皇拜访麦克阿瑟——东条欺骗
了天皇

第七章 支撑天皇制的基督教人际关系116

给天皇进讲基督教——教育代表团的
基督教人际关系——“请美国妇女当
皇太子的家庭教师”——英国人家庭
教师布莱斯——“天皇亲自站在自由
主义的前列”——教友派新渡户稻造的
影子——教育代表团事务局长鲍尔兹
的人际关系——新渡户稻造的门生前
田多门——前田多门的国际人事关系
——站在战后教育转折点上的前田一
家——与尊皇并列的基督教——提出
“人间宣言”的基督教人际关系——河
井周围的人——“天皇是和平主义者”
——关屋贞三郎的拥护天皇工作——
巩固皇室的基督教人际关系——反共
自由主义者小泉信三——小泉信三成
了东宫参事——培宁的好友罗兹小姐

第八章 少年皇太子的成长150

与传统的宫廷教育诀别——培宁夫人
来日——“谢谢糖果”——教友派的模

范教徒培宁——培宁的疑问——刮向培宁的风——“你的名字叫吉米”——要懂得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培宁老师上课——同学们眼里的皇太子——培宁和小泉信三——皇太子的读音训练——通过了麦克阿瑟的考试

第九章 青年皇太子的苦恼和“皇家禁区”178

处于内外压力之中的天皇制——想当打字员的皇太子——皇太子的疑问和苦恼——“有关殿下下的11项苦恼”——相反的道路和“皇家禁区”的复活——“洁净的皇太子”登场——天皇家战后最大的表演——右翼恐怖和“皇家禁区”的完成——出版社和作家低头——从“可爱的天皇”到“可怕的天皇”

第十章 天皇元首制的复活与市民性 君主的距离199

“人间路线”对“共存哲学”的抵制——炫耀政治机能的元首外交——皇室外交违反宪法——天皇的个人外交和冲绳对天皇的过敏反应——天皇与杜勒斯围绕媾和体制的会谈——在国内外巩固作为元首的地位——自卫队对天皇的忠诚和“皇军”的影子——“天皇

为何想做人”——“裕仁滚回去”——
用“天皇的话”清算过去——“皇太子
没有声望”——“希望子子孙孙凭吊下
去”——向市民君主型变化——凡人
皇太子面临的困难

作者后记 229

第一章 家庭中心皇太子

不接受记者采访

每当向天皇和皇太子以及其他皇室成员进行采访的时候，总给人以隔靴搔痒和某种失望的感觉。所以这样说，因为首先不可能向天皇和皇太子本人进行直接的采访。

虽说是“首先不可能”，但在天皇和皇太子之间，还稍有微小的差别。对天皇进行直接采访的可能性，至少“普通的日本人”绝对没有过。与此相比，对皇太子，就有相对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皇太子还定期不定期地会见“同学”或特定的民间人士。可是，据东宫侍从长重田保夫说：“为了在特定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采访报道，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了，就会造成不公平，而且也没有这种先例。”

这种“因为没有先例而不能采访”的说法，是采访皇室成员时屡屡听到的老生常谈。

“要打破先例！这不正是人间皇太子的处世哲学吗？”当我这样质问时，侍从长只是发笑而不作回答。

这种对“国民”的高度警惕性，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借口“公平无私”，而把一般人拒之门外，还高谈阔论什么神的恩赐，其结果必将将是无视“国民”。

由于不能进行直接采访，就不得不采取从周围去采访的办法，另外就是依靠收集传闻和诏书等记录。可是，说起来

是天皇或皇太子的诏书、演说(听说,皇太子还多少动手添点内容),其实99%是捧着原稿照本宣科,而原稿又多是宫内厅官员写的文章。如果不用原稿发表谈话,那只不过是“干的挺好吧!”“啊,是嘛!”之类的话而已。

许许多多日本人也可能是在仿效“日本国象征”^①的做法吧,从国会议员在国会上的演说,到学校校长的训话,除了冗长繁琐的空话之外,就是手捧下级写的原稿照本宣科。不知是哪个国家的总理大臣,由于沾着唾液翻施政演说原稿,手一发抖,一次竟翻了两三页,结果宣读的不合顺序,大为尴尬。此事不是记忆犹新吗?这就是由于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缘故。

为“公事”宣读原稿,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没有原稿的“私下谈话”(出自内心的话),即使有所节制,有所隐瞒,那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这种谈话,可以立刻反映出他“内心的表情”,还可“探询对方的想法”。因为不用说天皇,就连皇太子明仁,大家也都不了解他的真实思想(真正的本来面目)。

连重田侍从长也这么说:

“即使是殿下真正的朋友,有关殿下和美智子妃以及皇室的情况,对舆论界也是守口如瓶的。至于发表各种各样言论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见过皇太子殿下和美智子妃殿下,虽说是殿下的同学,也只是同一个年级而已。”

这样,要收集到皇太子的真实情况,就愈加困难了。

“殿下情况吗?你对此很有兴趣吧!那就像你想知道电

^① 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影明星的情况一样，去看杂志上的文章和消息吧！看了杂志，就算接触到了明星的真实情况……事情就是这样。是呀！怎么回答你好呢？我也不知道。”

说这话的是皇太子的同学、朝日广告公司新闻杂志局第五营业部整理科专职科长宇津木恒夫。实际上，这是一种委婉拒绝的软手法。但是，也有一位原来的侍从，他虽然说：“呀！我说过头了，规定‘宫内官员不能说皇室情况’。如果是在过去，乱七八糟地瞎说，可能要遭到剖腹自杀的。”但还是把他所知的情况，坦率地告诉了我。

看来只能摸索着去收集，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在夏威夷说的“话”

我对那位“没法见到的皇太子”，虽说不是直接交谈，可确实有一次近在咫尺的采访。

地点不是在日本，而是在坐落于夏威夷瓦胡岛檀香山奴亚奴街上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庭院里。那时，我是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名日本留学生，受当地日文报纸《夏威夷时报》的委托，去采访结束了南美之行归国途中暂时在檀香山逗留的皇太子夫妇。我是借助“记者”袖章的作用，才得以接近皇太子夫妇进行采访的。不过，这是一次我不能发言的“观察采访”，时间是在1967年5月。

皇太子夫妇站在总领事馆阳台的对面、绿色草坪上漂亮的庭院前面，接受日本血统的人们狂热的欢迎。能进入总领事馆庭院的日本血统的人，只限于那些有权势的人，“一般的日本血统的人”只能沿街列队。其中有的人盘腿坐在路边地

上，也有向皇太子夫妇磕头礼拜的第一代移民。

皇太子夫妇在距我不到1米远的地方，滔滔不绝地向欢迎的人们“说话”。

比我大两岁的皇太子，小小的个子，脸色不知道是由于旅途疲劳呢，还是像他的同学给他起的绰号“茶色猪”（用茶色陶土，做成猪的形状，装进蚊香，不上瓷釉，烧成的‘茶猪’）那样，肤色本来就如此呢，显得非常黑。

美智子妃完全丧失了结婚时的健康美，憔悴得令人注目、令人同情，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显出眼窝来。她跟在皇太子后面，相隔几步，总是低着头，有时也向热情洋溢的人们微笑“致意”，从她那可怜的神色上，完全可以看出是在尽力支撑着疲惫的身躯。这时人们都盘腿坐在草坪上。

皇太子无休止地说着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我侧耳一听，原来是在询问对方“您是哪儿出身呀？”

被问的是位年逾70的老妇人，她满脸皱纹，老泪纵横说：

“啊，我是通过交换像片，从广岛到这里来结婚的。殿下……”

由于殿下问到了她，她感到无尚光荣和过份紧张，手一面痉挛似地发抖，一面使劲捏着礼服的下摆。

被允许进入总领事馆庭院前面的日本血统的人，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挑选来的。在正式欢迎仪式之前，尤其是欢迎皇族的时候，都必须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几次日本特有的事先演习，而且还要提前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坐在地上等候。

“啊！是嘛，您辛苦啦。”

皇太子仅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抬头望着他的老妇人，然后又赶紧走到下一个人的面前。

在老妇人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他身穿日本式短外褂礼服，前额光秃秃，年龄在50岁上下。

“您哪里出身呀？”

“是！殿下。我是到美国来的第二代移民，生在夏威夷，在冈山县念的书……一直保持着大和魂的气魄……”

皇太子面对这位腰板挺得笔直，以干劲十足的服务精神，回答提问的男人，却冷淡地说：“啊！是嘛，您辛苦啦。”就这样重复了一遍对前面老妇人说过的话。

接着，皇太子走到下一个坐在地上的人面前，用同样的动作表情，同样的台词说了说话，随即跟着一直站在旁边担任向导的总领事，朝出场时的阳台走去。

挤在总领事馆庭院前面的日本血统的中老年人，人人手中举着一面小太阳旗，站立在南国太阳照射的炎热天空下，晒得面红耳赤。但从皇太子夫妇出现时起，人们一直处在兴奋之中。

皇太子说：“您哪里出身呀？”“啊！是嘛，您辛苦啦。”凡领受了这一问话的人，大都激动得用拳头敲打自己的前额，或用手帕捂着自己的鼻子抽泣。

当皇太子夫妇站在阳台上，满面笑容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一位身穿礼服、白发苍苍、约有60多岁、属日本血统的人，胀红着脸站起来，用绞断肝肠似的声音高喊：“皇太子殿下、美智子妃殿下万岁！”这样一来，“万岁”的声音，就像潮水一般，小太阳旗也像波浪似地一齐挥舞起来。

皇太子的真心和行动

“可是，您知道吗？今天早晨皇太子明仁失踪了。当然

喽，这并不是官方的消息……”

英文《檀香山日报》一位见面相识却记不起姓名的记者，向我使着眼色走过来，用清晰流畅的英语对我这么说。

据他说，那天早晨，皇太子突然从坐落在海水浴场正中央的粉红色夏威夷皇家饭店失踪了。

该不会是发生了拐骗皇太子的事件吧——周围的人们这样猜想。侍从们大惊失色，上下乱成一团。可是，就在失踪一个小时之后，皇太子那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样子又出现了。他被发现的地点，是在从海水浴场的海滩向前走，靠近金刚石河床卡比奥拉尼公园前面的檀香山动物园里。据说发现的时候，皇太子一个人正呆呆地站在猴子和乌龟的围栏前面张望呢。

皇太子在学习院的时候，就曾有过躲开警卫的视线，和同学一起，两个人乘坐国营电车，到银座散步，去体验“庶民滋味”的“前科”。夏威夷的失踪，也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摆脱了“五花大绑”似的束缚，在檀香山动物园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自由自在的时刻吧。

可是，那时我是接受了报社的委托：“希望你去采访皇太子同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血统的人的谈话。”为此，我把这番意思告诉了侍从，得到的回答竟是：“那么——，你就适当的写一点吧！没有关系。什么？你是问殿下审阅的问题？实在没有那种空闲时间，没有……”这真是不负责任的回答。

这样一来，我这个不才，就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适当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夏威夷时报》第一版上，用的是头号大字标题——《皇太子殿下赐语情深意厚》，整整占了一个版面。

因为我和皇太子的出生年代非常接近，也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对他那些并非方针原则，而是真实思想和行动，是非常感兴趣的。

例如，在以世界为敌的“大东亚战争”时代，我在国民学校（现在的小学）接受的教育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利益，要像樱花一样，献出美好的生命，这才是日本人的最高荣誉。”这是彻头彻尾的臣民教育。命中注定将要成为下一代天皇的皇太子，对当时的那些事情，是怎样抵制的呢？

我想知道的是：皇太子在过去和现在，当自己的父亲作为“活着的神”，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皇威遍及整个日本，浸透到朝鲜、台湾、甚至通过侵略占领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他自己是怎样想的？

另外，以战败为契机，有的人原来张口就是天皇陛下，现在巧妙地摇身一变，又成了大人物，皇太子作为普通的人，在看到他们时，又是怎样对待的？

是不是感到被那些高唱“本土决战，发动1亿人总攻击”的大人物欺骗了呢？

是怀着深刻的绝望感吗？是深刻的挫折感？是深刻的恐怖感？还是解放感？或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一旦你自己成了天皇，也应当想一想，你当时怎样想的，现在是不是还记得？

与内部敌人的斗争

皇太子身边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断言：

“现在，皇太子的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也可以说是骨肉之间的斗争。”

当决定皇太子妃的时候，皇太子身边有4位参事。但是，将平民正田美智子作为“东宫妃”，也只是东宫参事兼教育负责人小泉信三和前几年在东宫新宿区欢乐街住所突然死去的前东宫侍从黑木从达两个人结成的小组，从中斡旋才定下来的。这就把另外3位参事排除在外了。因为东宫和平民女儿结婚的事，一旦事先泄露出去，很有可能把事情办坏。

对此，皇太子身边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同学，曾在《坦诚箴言》报(并木书房发行)上，以“P”为笔名发表了连载文章《不可知的皇太子》，其中第26回(1979年2月1日)是这样记述的：

“小泉和黑木有关物色东宫妃的谈话，即使在东宫职员内部，也是严格保密的。在地震学权威坪井教授、学习院院长安倍能成、常盘会(女子学习院毕业学生联谊会)会长松平信子等东宫参事们面前，都有意识地避而不谈。负责物色东宫妃的人，经过认真谨慎地分析之后，看透了从庶民中选妃，将会掀起一场风波。如果在内定未成为事实之前泄露出去，成为议论对象的话，很可能招致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们认为，只有秘密地征得正田家同意之后，以内定发表的形式，来一个正面突破。除此别无良策。当时，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作为最终负责人，起到了稳住局面的作用。不能忘记他对小泉、黑木的支持，以及他在召开的皇室会上所做的努力。”

秩父宫妃的亲生母亲松平信子认为，“皇太子妃，应当是旧伯爵以上的家庭中的女孩子”。她对女孩子的要求，就像称她为“教养之神”一样，是特别严格的。正由于这个原因，小泉、黑木对松平就更加戒备。直到公开发表之前，黑木侍从才作为使者，向松平作了报告。

“据说，安倍、松平、坪井等各位东宫参事，得知秘密决